

由国产漫画改编的小说

杨思紫◎著

长安门

CHANGHUAN
MEN

知名作者 颜歌、戴日强、小鱼大心、宋小君

联袂推荐

一部宅斗版**屌丝**逆袭的励志史

每一步都充满惊险与挫折，每一举都是另类搞笑的结局

看古代奇葩宅门世家如何玩转全国

由国产漫画改编的小说

长欢门

CHANGHUAN
MEN

杨思萦
◎著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长欢门 / 杨思萦著. — 长春 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
责任公司, 2013.11

ISBN 978-7-5534-3415-5

I . ①长… II . ①杨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56146 号

长欢门

著 者 杨思萦
责任编辑 顾学云 奚春玲
封面设计 书舟设计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 24.5
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 15-18 号底商 A222 号
邮编 : 100052
电 话 总编办 : 010-63109269
发行部 : 010-51582241
印 刷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534-3415-5

定价 3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举报电话 : 010-63109269

第一卷 浮生门开，天下必乱

- 第一欢 会选 / 003
- 第二欢 冤枉 / 021
- 第三欢 出发 / 043
- 第四欢 改变 / 054
- 第五欢 陷害 / 078
- 第六欢 未知 / 106
- 第七欢 审判 / 120
- 第八欢 追杀 / 136
- 第九欢 心动 / 151
- 第十欢 误会 / 171

第二卷 叛门者，杀无赦

- 第一欢 逃避 / 189
- 第二欢 正轨 / 202
- 第三欢 包庇 / 220
- 第四欢 逼婚 / 250
- 第五欢 离开 / 260
- 第六欢 灭门 / 275

第三卷 成大事者，必无情

- 第一欢 出门 / 309
- 第二欢 比赛 / 332
- 第三欢 相处 / 342
- 第四欢 逃婚 / 363
- 第五欢 夺门 / 373
- 第六欢 继位 / 385

第一卷

浮生门开，
天下兴乱

第一欢 会选

“着火啦！着火啦……”

静谧的夜里，惊慌失措的叫声突兀地吵醒了正在熟睡的人们。位于长欢门西北面的一间屋内燃烧起了熊熊大火，在暮色深沉的夜里，将整个长欢门点亮。

来自山顶的风呼啸而过，加速了火势的蔓延，闻声赶来的门众们看了一眼燃烧的屋子，一边叫苦不迭地念叨着“怎么又是这个败家子”，一边端着锅碗瓢盆慌慌张张地灭火。

然而，当长欢门门主林白首匆忙赶来的时候，火势却丝毫没有熄灭的迹象。反而在风势的作用下，越发地张狂起来。

林白首四下看了看，沉声问在场负责指挥的人：“元宝在哪儿？”

“好像，好像，还在里面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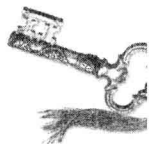
林白首脸色一沉，说：“还不快去救！”

门众从未见过林白首如此沉郁的表情，被他的气势吓得哆嗦了一下，急忙招呼着其他人弄湿了全身就往屋子里冲。

燃烧着熊熊大火的房间开始坍塌，眼看着交替进去的人一波接着一波，要救的人却还是没有出来，林白首的脸色也越发苍白起来。几乎快和他那满头的白发融进这火光漫天的夜里。

不知是谁喊了一句“出来了出来了”，林白首苍白阴沉的脸色才稍有缓和，循着人群涌动的方向走过去，只见几个门众把已经被烧得只剩半件衣服，满脸烟黑的元宝给架了出来放到地上。

“门主，她昏过去了！”门众急忙报告。





林白首眉头皱了皱，把身上的风衣脱下来盖到元宝的身上，蹲下来一探她的鼻息，顿时吓了一跳。抓着她的胳膊就准备扶起来进行抢救，谁知，昏迷中的此人却突然大笑起来：“哈哈……哎呀哎呀，好痒！”

元宝一开口，现场就倒了一片。林白首原本苍白的脸色此刻也变得跟锅底一样黑。

“为了躲明天的会选，有必要非得自焚吗？”林白首厉声呵斥。

元宝黑漆漆的脸上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，丝毫看不出从火灾中死里逃生的惶恐：“门主，有人要杀我。”

元宝的话让林白首猛然愣住，竟然有人敢在长欢门里杀人放火，忙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元宝依然笑着，仿佛在说一件和自己毫不相关的事情一样，“我在着火前就昏迷了，我闻到了迷香。”

“确定？”

元宝用力点头：“这天下间所有的迷香我一闻便知是哪种。平时往重离屋子里丢太多了，别的不敢说，迷香，那绝对一闻一个准。”

林白首想了想，沉吟片刻，说：“此事我会彻查，先不要说出去。”

“嗯。”元宝笑吟吟地应了一下，但凡是门主出面的事情，就没有解决不了的。

元宝四下看了看，把林白首拉到一边说：“话说门主，明日就是长欢门一年一度的会选了，你说，会不会是谁怕我赢了他，所以故意来杀我的？”

林白首眼皮一抽：“不要对自己盲目自信，你一个连续四年都考不过会选的人，有谁会对你下手？不过，说到这里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你已经在闹心楼待了四年了！四年了，当废柴四年也就够了！这次你要再考不过，就等着去当咸菜吧。”

元宝被林白首吼得一哆嗦，脑海里倏忽闪过一双琉璃色的眼。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不是她不想考，而是她根本就考不过啊！

“门主，咱们商量一下如何？”

林白首看着她甜得发腻的笑容一阵恶寒：“你要商量什么？”

“门主，我有病。”

“看出来。”林白首挑眉说道。

“你说，像我这样的病人，万一明天一参加会选就挂了咋办？”元宝指了指自己的胸口，泫然欲泣，“无期说了，我这里有病，随时都会见佛祖的！无期每天都对我说要淡定，可是，每次一参加会选我就定不了！人嘛，还是应该做点快乐的事情，我就不参加会选了，行不行啊？”

“不行！”

还未等林白首开口，他的身后，一个响亮的声音就传了过来。

不用看也知道来人是谁了。越怕谁就越要遇到谁。元首明明记得晚饭前给他下的药足够他睡到后天了，他怎么就醒了呢？！

元宝摆出一副很开心很无辜的样子，往林白首的后面招了招手：“哎呀重离，好久不见啊。”

重离从后面走到前来，鼻孔哼气，看也不看元宝一眼，只对林白首说道：“门主，这里交给我吧。嗯。”

林白首一看见重离就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，跟捡了几百两银子似的。在元宝的身旁转了一圈以后，打着呵欠离开了。元宝想跟着他一块儿跑，无奈，刚转身就被重离给抓住，掰了回来。

“我有东西要给你。嗯。”重离说着，从怀里掏出一张全新制作的会选证递给她。

元宝看着准考证上自己和对手的名字，足足看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，完了，这回她活不下去了。

她就不明白了，每年参加会选的人那么多，为什么每次她都要和天才重离做对手，安排个好对付点的给她会死吗！

“哎。”元宝把准考证捏成一团，抬头看着面前的重离。

火势已经逐渐被控制住，除了元宝，没有任何伤员。门众们举着火把正在清理现场的残骸，火光之中的重离，颀长的身影被风吹动，左摇右晃。英俊的五官上，一双琉璃色的眼，桀骜而自负。眼角纹路里难以磨灭的孩子气，使得他给人一种难以言明的稚感。如果他们俩不是对手的话，元宝心想，他一定会是非常好的玩伴儿。可惜，元宝现在一看见他，除了糟心，还是糟心。

“重离，我们还真是有缘分啊，每年都被安排在一起。你听说没，大家





给我们取了一个好听的外号，叫作‘患难鸳鸯’！”元宝试图跟重离套近乎。

“谁跟你是鸳鸯。”重离压根儿不吃她这一套，眼皮抬了抬，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道，“明天，我不会让你。嗯。”

“你哪次让过了，哪次不是抱着弄死我的决心来的？”元宝小声地嘀咕着，“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每年都这么说，耳朵都长茧子了。”

“你……”重离气绝，“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那些小九九，你以为给我下了迷药，明天你就能不战而胜了？要不是你，我重离也不会连续四年都考不过会选！”

元宝的脸上堆起灿烂的笑容，把林白首骂她的话送给了重离：“小伙子啊，水平不行就不要对自己盲目自信。”

重离一向沉稳淡定，可每次只要一和元宝说话，他就忍不住血气上涌：“我警告你，这一次你最好收起你那些小把戏，我们堂堂正正地比过。”

“大哥，你是第一名，我是倒数第一名，脑袋被门夹了才跟你堂堂正正地比！”

元宝无语地看着重离，本来想鼓励他几句，可重离似乎早就猜透她心中所想一般，留下一句“你明天死定了”便转身去处理火灾的善后事务了。

“去死吧！谁死谁活还说不定呢，咱们明天走着瞧！哼！”元宝看着重离的背影，气得直接把准考证丢了出去，怒冲冲地找地方休息。

第二天天还没亮元宝就起来，朝着长欢门的会选现场赶去了。

“耶？小伙，你也来参加长欢门会选？”

“哟，好巧，我也是。”

“哎？你又来送死啊？”

“缘分啊缘分，我也是。”

“听说长欢门有个老废柴，连续考了四年都没过，是不是真的啊？”

“你新来的吧，我可提醒你一句，听说今年老废柴还要继续考，千万不要和她一组，否则绝对过不了……”

会选现场人满为患。元宝跟着涌动的人群往比试场地挪动，听着前面几位兄台热火朝天地讨论老废柴，她实在很想把他们的嘴给缝起来！

你们才老废柴呢！你们全家都老废柴！不就是运气不好每次都被编排到和第一名的重离一组吗，要不是重离太难对付，她早过了！运气也是成功的一半因素好不好！

元宝本就会选无比怨念，到了贴对手榜的地方，看着自己名字旁边的“重离”两个字就更气。和重离硬拼她可没什么胜算，好多对付的办法也都用过，重离早就有了防范。想来想去，元宝这次只有拿出杀手锏——辣椒粉、胡椒粉……各种粉了！

于是，趁着没人注意，重离也还没有到，元宝即刻便离开了会选现场，往长欢门厨房跑去。然而，她还没有跑到厨房，在途经的一条隐秘小路上，一支带血的拖把，就停在了她脖子的前面，挡住了她的去路。

元宝长这么大，第一次看一个人看到发呆。

对面握着拖把的男子，翩若惊鸿，眉目如画，略微苍白的肌肤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出淡橘色的光芒。如果，他那支带血的拖把，没有放在元宝脖子前面的话，元宝想，这一定是老天给她安排的一场艳遇。

“带我去找林白首！”对面的男子把拖把一戳，在元宝的脖子边上划了一下，顿时就开了一条口子。

“你能不能把拖把拿远一点儿？”元宝的目光停留在此人带着一只黑色手套的右手上，玩世不恭的笑容一点点淡了下去。对于喜欢热闹的元宝来说，长欢门里只要有新人，没有一个是她不认识的。而此刻面前的这个人，却是她第一次见。

“擅闯长欢门，你胆子够大的啊。”

男子不屑地哼了一声：“不过是故弄玄虚，被盲目吹捧的小小门派，仗着门下六楼替朝廷办事，在江湖中弄出了点名堂而已。有何不敢！”

“哟，口气不小。那你可知，长欢门自从建立以来，就不受控于任何君主。即便是当朝宁皇来了，也是进不了长欢门的。”元宝一边低声警告，一边打量着周围的情况，手中的小刀已经悄悄地握紧。不管对方是什么人，都必须先抓住他才行。毕竟长欢门因为地理位置和身份的特殊，自建立起，除了门里的人，没有任何人知道其位置所在。而门里的人，想要离开长欢门，就必须得通过长欢门一年一度的会选，成为长欢门六大楼的楼众，否则，这一辈





子注定老死在这里。眼前的男子，不仅对长欢门的情况了如指掌，甚至还能通过长欢门在门口所设的层层障碍，来到门里。可见，他的身份和身手并不简单。而元宝从记事起，长欢门就没来过任何外人。

难道，门里有了叛徒，把长欢门入口的秘密给泄露了出去？

“做人嘛，还是谦虚点好。要爱惜生命，不要随随便便地逮机会就去送死……”元宝意味深长地劝告来人，突然转移话题问道，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玉瓷……”玉瓷猝不及防，脱口就把自己的名字给报了出来，就算立即住口，却还是让元宝得逞。

“原来你叫玉瓷啊……”元宝故意把他的名字拖得老长，玉瓷看她那副根本不知道他是谁的样子，刚松了口气，谁知，她一个闪身，已经闪到了他的后面，在他的背上划了一刀。玉瓷没有料到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元宝，竟然还有点身手，硬接了她这一刀，鲜血随即喷薄而出，染红了一方白衫。

“看来，昨天没能把你烧死，是我的失误了。”玉瓷细长的眼底杀气尽显，迅速地后退以避开元宝的攻击。

元宝闻声一愣——原来是他放的火！手中的刀越发紧了紧，追了过去：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玉瓷嘴角闪过一个似笑非笑的弧度，说：“就不告诉你！”

“告诉你个锤子！”元宝一想到昨天屋子里着火那一幕，气就不打一处来，握紧了手里的小刀，二话不说就和他打了起来。

“为何要杀我？”元宝步步追问。

玉瓷深情款款地看着元宝，温柔地说道：“夜里风大，怕你着凉，所以随便放把火让你暖和一下。”

“鬼才需要你送温暖！”除了自己，元宝长这么大，从没见过杀人放火了，居然还能说出这么不要脸的话来的人！元宝看着他明显变慢的攻势，断定他一定在进入长欢门的时候受了内伤，于是，不跟他再纠缠放火这件事情，反正他也不会说实话。元宝笃定地推测道：“选择在长欢门戒备最松散的时候进来，并熟知长欢门的一切，目的又是门主，看来，你是冲着古雌钥匙而来的吧！”

玉瓷微微愣怔，没有想到面前这个被人称作老废柴的女子竟能有此缜密

心思，一眼看穿他的目的。玉瓷只好急忙否认道：“你倒是聪明得很。不过，你猜错了，我是来参加会选的。”

元宝笑得自信：“不可能。”

玉瓷感到意外，问：“怎么就不可能了？”

“因为你要杀我。谁都知道，我是最没有威胁的一个人。”

“是吗？”玉瓷一副明显不信的口气，“一个从出生起就被宣判了死刑的人，却能在长欢门逍遥地活着。一个连续四年都没通过会选的人，却一直受到门主的重视，能在长欢门里惹是生非，当真是没有威胁的吗？”玉瓷玩味地看着元宝，显然对她了如指掌。

在长欢门，这些事情本来算不得什么秘密，可是，从他嘴里说出来，元宝总觉得透着一股子阴谋的味道。原本因为动手而有些熏红的脸刷的一下就白了，不过，即便如此，脸上的笑容却越发得深沉起来，此时的她，与平时那个玩世不恭的废柴简直判若两人。她问道：“怀疑我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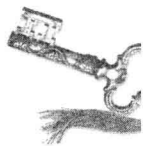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，我只是比较好奇而已。”聪明人和聪明人的对话，向来不需要拐弯抹角，玉瓷也懒得和她演戏了，“有没有兴趣猜猜看，我是为何而来？”

“传闻，天地间有一道能够颠倒生死、穿越时空的浮生门。很多人为了找到这道门而导致生灵涂炭。百年前，长欢门的第一任门主东越焕，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打造了古雌钥匙将此门封住，这才保住了天地间百年来的太平盛世……”元宝说到这里停了下来，浮生门的秘密从未对外公开过，不仅因为这是传说，从来没有一届门主肯定或者否定过这个传说，更因为如此，长欢门才会百年来一直隐约控制着朝廷和江湖的局势。

谁若得到古雌钥匙，谁就能统领长欢门。门里所有的人都知道，传说中能打开浮生门的古雌钥匙只有历代的门主才有。门里的人，也没有谁会对其有所图，除非他是继承门主之位的转世灵童。所以，那些冲着门主而来的，大多数的目的也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古雌钥匙！

而现在，显然，玉瓷这一个外人，已经知道了这个秘密，否则，他的目标不会是林白首！可是，元宝却不知道，他为何会知道她的事情，又为何要杀她？

难得能遇到如此有趣的女子，玉瓷轻轻地拍了拍掌，似乎是奖励她猜中



了自己的心事。然而，下一秒，他的手中就飞出了一截截锋利的暗器，朝着元宝发动，同时说道：“我就知道，我留不得你的。”

“来人啊，杀人啦，杀人啦……”元宝大喊。

玉瓷本来准备对元宝发起最后的灭口攻势，却没有想到她竟然不打，反而扯着嗓子喊了起来。现在虽然门里大部分人都在会选现场，可是，保不准她这一嗓子会把其他人给喊来。

玉瓷真没见过这样的对手，打不过竟然求救！玉瓷又气又急，伸出手就要去捂她的嘴，然而，当他捂住她的嘴巴把她按倒的瞬间，他闻到了从她发丝间散发出来的一股奇怪的味道，待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已经两眼一闭，晕过去了。

元宝看着他倒地，纵身跳了起来，拍拍手得意地大笑两声：“哈哈，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！”说着，抓了抓头上的簪子，“本来我是打算用来对付重离的，让你吃了，真是便宜你了！”

元宝踹了一下躺在地上的玉瓷，确定他昏迷以后，拖着他的腿，趁没人注意，在他身下塞了两根扫帚棍，把他往小路上拖了去。

本来元宝打算去厨房的，无奈这里距离厨房太远，拖了一段路以后，元宝只好把玉瓷拖进了距离最近的万毒阁。作为长安门里炼毒药的地方，这里可是杀人越货最佳场所。元宝四下看了看，确定四周没人，这才把玉瓷给拖了进去。然后，将屋内特制的大型咸菜罐子给打开，把玉瓷给塞了进去，并将罐子下面的柴火点燃，准备大煮活人，以报昨天之仇，然后再去通知六大楼的人过来收拾他。

“据说这咸菜罐子里都是由一些奇奇怪怪的虫子搭配腌的，菜少配料多，一会儿你醒了，正好让你尝尝虫子人肉大补汤。”元宝戳了戳玉瓷露在外面的头，谁知，她却在这一瞬间被玉瓷抓住。看着突然诈尸的玉瓷，元宝“你你你……”一连“你”了一串，才拼凑出一句完整的话：“你怎么会醒的？”

“因为你傻呗。”玉瓷笑得一脸温柔，随即霍的一下从罐子里飞身而出，大力地一甩，随手抓过旁边捆药材的绳子，三下两下便把元宝给捆住，顺势给丢进了罐子里，然后，随便扯了桌子上的一块抹布就塞到了她的嘴里。

“有时候想想，老天真不公平，把什么好的都给了我。哎，一个人要是

太聪明了，也真是一件寂寞的事情。”玉瓷自怨自艾地在元宝的额头弹了一下，发现她领口以下的地方似乎有一串奇怪的符号，但考虑到男女授受不亲，也没有细看，而是转移了视线，冲她挥挥手，一边念叨着“哎哟，我这背被你滚得疼死了”，一边走出了万毒阁。

元宝长这么大，一向是她欺负别人的，现在倒好，居然被人摆了一道！还是被一个脸皮超级厚的外人摆了一道！元宝那张脸不知道是被气绿的还是被煮绿的，异常难看。面对被捆住的情形，元宝只能用力地冲着玉瓷的背影呜咽道：“你给我回来，我快要被煮熟啦……”

据门里流传的小人书《长欢门传》记载，长欢门百年前由江湖第一卦师东越焕所建，当年是为辅助前古州国而成立的机构，以保住“浮生门”而存在。后来，前古州国君王被杀，宁国称帝，所有知晓与浮生门相关信息的人被尽数杀死。浮生门的秘密此后被隐藏，长欢门因此而独立存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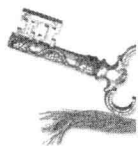
眼看着长欢门仓库里的银子都快发霉了，为了能让这些银子充分完成它们的使命，长欢门在据说有未卜先知能力的前两任门主的领导下，逐渐发展出了负责生意经营的聚金楼、情报收集的信陵楼、暗杀埋伏的千鬼楼、药毒与暗器的无良楼、文礼技艺的贤文楼，以及排兵布阵的阴阳楼。

六大楼在前两任门主的领导下，分工明确，不仅为了巩固地位，在朝廷内安插了眼线，帮助宁国国君处理各种棘手问题，甚至就连江湖的各大门派里也有长欢门的内部人员。长欢门因此在全国也名声赫赫。尤其是那两个门主，更是以奇怪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影响了长欢门整整好几代人，使之一直成为天下间奇葩一样的存在。

而他们死后，林白首继承了门主之位，六大楼之间也逐渐形成规模，相互影响，相互制约。为了长欢门的持续发展，每一年，六大楼都会通过会选，从门众里选拔楼众。

一旦成为六大楼的楼众，不但能离开长欢门到全国各地闯荡，还能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机会。失败者中，丧命的埋了，活着的则淘汰到被誉为长欢门最大耻辱的“闹心楼”。可即便如此，每年还是会有诸多门众报名参与会选。

于是，会选也就成了长欢门的习俗，自然而然的，为了会选的规范起见，就衍生出了会选必考科目：算术、信息、医理、技艺、推算以及最变态又无





聊的——拔河！

要说为什么不是比武呢，用林白首的话说就是，废话，长欢门是神秘组织！既然神秘，那就得走与众不同的路线！况且，林白首一向追求文艺范，非得宣称长欢门是一个具有文艺和小清新气质的宅门大咖，是传说中的大宅门！所以，你见哪个大宅门整天舞刀弄枪的？人都是文斗！比武那是千鬼楼那种野蛮楼的内部矛盾，怎么能作为会选科目选拔人才！

不过，话虽这么说，明里暗里，大家也都明白，没点真功夫，别说是通过会选了，连名都报不了。元宝要不是因为有林白首护着，她早成亡魂了。更何况，在拔河里体现一下武艺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只不过对于元宝来说，每一次她都是因为拔河，在第一轮和重离安排到一起，而惨遭淘汰的！

想起来就是一把辛酸泪。被困在咸菜罐子里的元宝，听到远远传来的擂鼓声，暗道不妙，会选已经开始了！今年难得第一轮不是拔河，她好不容易有机会翻身了，六轮里只要有两轮合格就能通过会选，她现在要是被判弃权，估计那个自负得要死，整天念叨着要和她堂堂正正比试的重离一定会先宰了她！元宝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面对着都快被煮熟的情形，她忽然灵机一动，深吸一口气，用力地晃动起罐子来。一连晃了好几下，罐子才猛地往前一倾，噼里啪啦摔到了地上。

“哎哟，又败家了。这么大的罐子得好几两银子呢。”元宝被摔得不轻，絮絮叨叨地念着。擂鼓越敲越快，元宝也来不及在意身上的疼痛了，迅速地捡起罐子的碎片割开了绳子，低头不小心闻了一下满身咸菜味的自己，差点没把自己熏死过去。她这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。无奈时间有限，在万毒阁里翻了半天，元宝才翻了一件粗布衣服出来换上，然后全速冲到了会选现场。

元宝在现场看了看，似乎没有发现玉瓷，本来打算赶紧告诉林白首，玉瓷这个外人的情况，谁知，她刚一出现，重离就已经拽住了她：“你今天不给我堂堂正正地比完，休想逃！”

“放心放心，我哪敢逃啊。”元宝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四下看了看，琢磨着怎么才能摆脱重离。会场的正中央，司仪的声音已经传了过来：“会选第一轮，技艺之绣花赛，正式开始……”

不是吧？！小道消息不是说今年不比绣花，改比唱歌的吗，为嘛又要比

了？元宝凌乱了，心中无比怨念，小道消息全是胡扯，没一次靠谱的！

重离一早就知道会这样，整个门里恐怕只有元宝会相信这些不靠谱的信息了。重离看了她一眼，也不理会她的哀号，直接把她拖到了位子上坐好。

元宝看着夹板上那一副勾勒好的菊花欲哭无泪，绣花啊，这真是要了她的老命了！

“门主，为什么今年是绣花？”元宝举手大声地问主席台上的林白首。

林白首拨了拨耳侧的白发，气定神闲道：“作为一个人，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难免磕磕碰碰，身上的衣服自然也要跟着磕绊一下。作为长欢门的门众，我们要秉持勤俭节约的理念，有了小洞补一补还能穿，有了大洞改一改还能用。所以，绣花作为最基础的技艺，怎么能不会呢？”

“绣朵彩色的菊花也就算了，那为什么这针也是五颜六色的？绣花就绣花了，为什么针上还要淬毒，毒药不是钱吗？”

“这是变相地提醒你，做事情得认真仔细。否则，一不小心扎到手，小命就没了。”

林白首话音刚落，就听到身后有人“啊”了一句，元宝回头一看，一个汉子已经口吐白沫见佛祖去了。元宝咽了咽口水，知道每年的会选非生即死，没那么容易。

“哎——”元宝长长地叹了口气，隔壁的重离也不知道这手是咋长的，半朵菊花都快绣完了。放眼望去，元宝深深地觉得，坐在一群绣花的大老爷们儿中间的她是如此格格不入。于是，为了小命，她只有把自己当男人，从衣服的边里撕下一长条，严实地裹在自己的手指上，以防不小心戳到。然而，伴随着不断传来的倒地声，她心惊胆战地才戳下去没几针，震天的锣鼓声就响了起来，噩梦一般的“时间到”，直接吓得她差点戳到自己的手。

监考的主们下来收走了现场的所有针头，元宝看了看重离完整绣好的菊花，又看了看自己的。

完了，菊花残，满地伤……这回要不及格了。

“嗯，我刚才放眼那么一看，今年绣花水平整体不错。当然……”林白首顿了顿，看了一眼元宝，“除了那么些老鼠屎以外，长欢门整体绣工水平有所提高。尤其是重离，一年比一年绣得好了。果然不愧是我长欢门的天才

